

# 行旅、追思與游息之學——湛甘泉的 南嶽《紀行錄》探微\*

游騰達\*\*

〔摘要〕

明代儒者湛若水（甘泉，1466-1560）在其致仕後，曾兩度從廣州前往湖南，遊歷南嶽衡山，時間分別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七十九歲）與三十五年（1556，年九十一歲），並留下兩部詳實的旅遊日誌與詩文作品：《岳遊紀行錄》與《重遊南岳紀行錄》。透過對這兩部《紀行錄》的分析與探討，我們可以看到甘泉歷時百餘日，往返七千餘里的壯遊歷程與行旅遭遇。

本文首先討論甘泉兩次遠遊的路徑與旅程安排，得知他抵達衡山後，首要之務便是興築書院與為其師陳獻章（白沙，1428-1500）創立祠堂，而於九秩高齡不畏艱辛險阻，堅決再次前往，也是為了視察此祠堂之存廢。由此可發現他如此熱衷南嶽之行，即是為了一酬先師未了之遺願。而在第二次往赴的紀錄中，他提出「晚年進步，在此一遊」的說法，經研究可知此「進步」並非個人哲學理論的飛躍，而是對此趟旅程之艱困與不確定性，將有益於修養境界之提升的肯認及預告。最後，基於對遊觀山水的價值認同，甘泉提出「游息之學」的說法，其內涵要義在於：不宜心隨物轉，情隨景遷，反之，當「以我觀山」而不逐景，則山峙川流，鳥啼花落，無非是吾人包貫萬有之內在心性的開顯與朗現。

總此而論，本文透過詩作的研討，揭示儒者在好遊的時代風尚中，如何將行旅遊觀提升到修養身心性命的「遊道」哲思。

關鍵字：湛甘泉、遊記、衡山、游息之學

---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行旅、游觀與追思—湛甘泉兩部《南嶽遊記》探微」(MOST 109-2410-H-007-053)之部分研究成果，感謝科技部提供研究的支持。本論文之初稿，曾宣讀於中央大學主辦「2020年宋明清儒學的類型與發展VII」學術研討會（2020年10月22-23日），感謝蔡振豐教授的講評與建議以及與會學者呂妙芬先生提供寶貴的研究資訊。今復蒙本刊兩位審查委員惠賜高見，補充更詳盡的學術成果與論析觀點，令本文的表述更加完善，在此特致謝忱！

\*\* 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衡山有何好？無乃高土為。而公九十慕，十載還一來。  
古人有深意，於茲託高樓。其中有真境，此境惟自知。  
欲語已忘意，在君自得之。

## 一、前言

上面這首詩，是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湛若水（甘泉，1466-1560）在其九十一歲高齡之際，不顧眾人勸阻，毅然決然地（甚至不告而別）再次由廣州歷三千餘里，費時逾二旬，往遊南嶽衡山時所留下的作品。

這趟旅程不僅是一次文人雅士的遠遊行動，更可謂之「壯遊」<sup>1</sup>之舉，蓋其旅程往返共歷時三個月又十天，途中充滿對自我極限的挑戰，乃至生死交關的生命體驗。在此同時，復由其隨行弟子紀錄每日路程實況，纂輯乃師沿途所作詩文，而成《重遊南岳紀行錄》<sup>2</sup>一冊，刊以單行。稱為「重遊」，自然不是初次登覽衡山風光，如同詩中所言：「十載還一來」，湛甘泉其實在十三年前（嘉靖二十三年甲辰）七十九歲時，便曾往游南嶽衡山，同樣也留下了《岳遊紀行錄》<sup>3</sup>一著作。

<sup>1</sup> 案：傅立萃的研究以喬宇（白巖，1457-1524）、李攀龍（滄溟，1514-1570，有一說：1517-1570）、黃省曾（五嶽，1490-1540）等人為例，指出嘉靖（1522-1566）以降，官員文人借宦遊之便，暢遊名山佳水已蔚為風尚，而志遊五嶽，且成功攀登絕頂者，更往往傳為佳話。見氏著：〈謝時臣的名勝四景圖——兼談明代中期的壯遊〉，《美術史研究》1997年第4期，頁194-199。

<sup>2</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重遊南岳紀行錄》，收入《廣州大典》（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嘉靖三十五年刻本）第34輯，第22冊，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點校本見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鍾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8年），頁410-482。本文徵引《重遊南岳紀行錄》之文字，主要出自此點校本，必要時同時參酌複印刻本。

<sup>3</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甘泉先生岳遊紀行錄》收入《廣州大典》（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嘉靖二十四年一泉書堂刻本）第34輯，第22冊，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點校本見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7年），下冊，頁1063-1112。本文徵引《岳遊紀行錄》之文字，主要出自此點校本，必要時同時參酌複印刻本。案：《重遊南岳紀行錄》與《甘泉先生岳遊紀行錄》這兩部書均是由前後兩次皆隨侍湛甘泉從廣州往赴湖南衡嶽的門人周榮朱（自正）紀錄每日行程與甘泉沿途的行誼暨酬答文字而成。兩書在〔清〕范邦甸：《天一閣書目》（嘉慶文選樓刻本），卷4，皆見著錄，但現今單行本，僅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其中《岳遊紀行錄》是由羅朝岳（一泉）刊刻於遊岳活動的隔年（嘉靖二十四年），書首有羅朝岳、蔣信（道林，1483-1559）兩人的序文，且因其刊刻較早，故全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本有大大小小、各種形式多樣的旅行與遊覽活動，但到了有明一朝，尤其是晚明時期，旅遊風氣可說是盛極一時。<sup>4</sup>湛甘泉的旅遊活動，自亦脫不了這個時代風尚與文化氛圍，但上述兩部《紀行錄》所透露出來的訊息，卻有超乎其外，饒富趣味，值得深思的地方，即究竟是基於何種因素，致使已屆耄耋之年的湛甘泉要三番兩次的踏訪南嶽衡山？其遊歷的目的何在？

又上面詩篇中，甘泉稱述「其中有真境」，可見此趟出行，當不只是觀光覽勝、休閒度假之活動。猶有甚者，他在《重遊南岳紀行錄》中，更聲稱「晚年進步，在此一遊」，<sup>5</sup>則其通過觀覽名山大川，所「自知」、「自得」而又欲語已忘言的「真境」究竟為何？進而言之，山林之趣本是宋明儒者怡然自適的生命情態與生活美學的一環，舉凡書院講學、<sup>6</sup>觀天地生物氣象以體道等等，<sup>7</sup>皆離不開山水田園之自然風光，然而除了個人縱情山水的遊歷見聞外，湛甘泉這兩部完整的《紀行錄》作品是否能將儒者（尤其是廣義的理學家）的遊觀之學提升至一個理論層次的「游道」<sup>8</sup>論述呢？正如同隨行弟子所言：「未識先生遊覽意，千峰踏遍亦徒然」。<sup>9</sup>復次，單篇遊記文本的流傳是傳統旅遊文化的主要表現形式，而湛甘泉特意將這兩次的遊歷記錄裛輯出版，當是別具用心之舉，因此，在其中又傳達

---

文收錄在《甘泉先生續編大全》第 33 卷中，其餘甘泉文集的選本（如萬曆七年第 35 卷本、康熙二十年第 32 卷本等）則僅錄存刪節本。至於《重遊南岳紀行錄》，則由記錄者周榮朱於遊岳的同年（嘉靖三十五年）刊刻，此為一僅存珍本，未見甘泉文集收錄。書首錄有郭應奎（平川）的序，書末則錄有周榮朱的〈刻重遊南岳紀行錄引〉與陳惟順（南崖）的〈後序〉。

<sup>4</sup> 巫仁恕：〈消費品味與身分區分——以旅遊文化為例〉，《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9 年），頁 177-178。

<sup>5</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重遊南岳紀行錄》，參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鍾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頁 414。

<sup>6</sup> 蔣義斌：〈山水的空靈與仁智〉，《宋儒與佛教》（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 年），頁 50-83。

<sup>7</sup> 楊儒賓：〈生生的自然觀——體現的觀點〉，鄭毓瑜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趨向：自然、審美與比較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 年），頁 141-183。

<sup>8</sup> 案：關於「游道」一詞，巫仁恕指出該詞意謂：晚明士人為求自身的旅遊活動與一般庶民大眾以及商人的旅遊有所區隔，因而著意於旅遊的時間點、開發不同的景區、創新精緻的「游具」，以強調雅俗之別，進行高雅品味的塑造，於是有「游道」的提出。但該語詞的使用，亦可有廣義的使用，即是指旅遊行動的理論化或抽象化。而本文乃取後一廣義的用法。參巫仁恕、狄雅斯（Imma Di Biase）：《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0 年），頁 108-119。

<sup>9</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重遊南岳紀行錄》，參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鍾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頁 431。

出何種登臨（遊觀）山水之法的獨到見解呢？

承此思考，本文首先說明湛甘泉兩次遊覽南嶽衡山的行旅經過，從中掘發其遊歷活動的真正目的；再者，闡述這兩回長時段的「壯遊」之體驗與遭遇，說明它們對於湛甘泉的學問修養有何意義，何以會發出「晚年進步，在此一遊」的慨歎；最後，探討湛甘泉再三措意、提醒學生當「以我觀山」的「游息之學」，作為其登臨山水之法——「游道」的闡述。

## 二、兩次遊歷南嶽的行程說明

兩部「紀行錄」的體例，皆是以時間順序為綱領，逐日記錄當天的出行時間、停宿地點，以及當天的主要行程。如「初十日，卯時，發舟。未時，至胥江驛宿。」「十三日，辰時，發舟。午時，過清遠峽，登飛來寺」等等。<sup>10</sup>因此，我們能透過這些紀錄，掌握湛甘泉兩次遊歷的行蹤。

據《岳遊紀行錄》所載，嘉靖二十三年（甲辰〔1544〕，時年七十九）八月九日，湛甘泉攜門人黃雲淡（仲通）、周榮朱等<sup>11</sup>從廣州西樵出發，於九月五日終於抵達衡山南嶽廟，接著有二個月的時間流連於南嶽諸峰之間，並展開相關的文化活動，至十一月六日辭別岳神廟，踏上歸途，於十一月二十三日終返抵家門，結束長達三個半月的旅程。這趟行程路線如下：

### 【去程】

嘉靖二十三年（甲辰，1544）

08 / 09 西樵 → 胥江驛 → 迴岐驛 → 08 / 12 清遠縣 → 清遠峽 → 大廟峽 → 滇陽峽 → 08 / 16 英德縣 → 清溪 → 濛裏驛 → 08 / 22 韶州 → 武溪 → 08 / 25 樂昌縣（改陸路） → 08 / 27 宜章縣 → 08 / 28 郴州（改水路） → 08 / 30 永興縣 → 09 / 01 耒陽 → 09 / 02 衡州 → 七里驛 → 09 / 04 衡山縣

<sup>10</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岳遊紀行錄》，參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下冊，頁 1066。

<sup>11</sup> 案：門人朱子祥、駱堯知（君舉）以及子侄湛東之等人為中途加入旅遊的行列，見《岳遊紀行錄》，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下冊，卷 33，頁 1069、1071。至於蔣信、唐德基（石泉）、羅朝岳、楊續（克復）等人則是由他處前往南嶽衡山與湛甘泉相會。同前註，頁 1079、1087、1092、1102。

→ 09 / 05 抵達 南嶽衡山

### 【回程】

11 / 06 衡山縣 → 11 / 10 柏坊驛 → 11 / 13 桂陽州 → 11 / 14 臨武 → 11 / 16 連州 → 11 / 17 陽山縣 → 西岸巡司、含光巡司 → 鰲子峽、香爐峽、大廟峽 → 11 / 19 洸口巡司 → 西南巡司 → 11 / 21 返抵 西樵

從《紀行錄》中每日「發舟」的紀錄文字，不難理解湛甘泉這趟行程走的是水路，但是途中從樂昌縣的平石村，途經宜章至郴州的路段，卻獨獨是採取陸路而行，應是這段武溪的河道過於蜿蜒曲折，舟行不便所致，正如湛甘泉在棄舟從車之前，作有〈武溪過百曲吟〉一首：

武夷有九曲，天下稱奇絕。武溪過百曲，世人曾未知。人傑地乃靈，以遠多見遺。萬峰虬不斷，一水交滌紆窮日之力。群鳥皆在下，不見一鳥飛實事也，想以此地高，不便覓食也。所以清高境，宜與高人棲。吾欲小結構，于岳為中逵。<sup>12</sup>

福建武夷山九曲溪的迂迴曲折，堪稱天下奇絕的一景，這是眾所周知的，但是廣東武溪的百轉千折，卻罕為人所知曉。而且伴隨著蜿蜒迂曲的溪水，兩側更是連綿盤曲的崇山峻嶺，其山勢之高聳險峻，竟壓伏眾鳥屈居其下，甚至某些路段因其地勢極高，不易覓食生存，而不見有飛鳥翱翔。但是如此清高少見的幽境，正適宜高人雅士棲居其中，故我湛某正擬構築一方法，為進抵衡嶽之坦途。

但實際情況，並沒有那麼樂觀，湛甘泉還作有〈過第五灘諸灘吟〉，文中提及行舟之人的緊張與憂心，詩云：

灘以第五名，可以知其他。濤聲如殷雷，懸流如天河。又如建瓴水，直下不能波。篙師皆竦息，舟人為不歌。非因訪岳行，寧知遇坎多？存心誠敬者，天險如吾何？<sup>13</sup>

<sup>12</sup> 同前註，頁 1072。此詩末句原作「于岳鳥中逵」，今據《甘泉先生岳遊紀行錄》嘉靖二十四年刻本修訂。

<sup>13</sup> 同前註，頁 1071。

行經第五灘見識到「濤聲如殷雷，懸流如天河」的絕景，便可推知其餘的百曲灘頭恐不遑多讓。縱使湛甘泉能夠心存誠敬以面對這些天險危境，但篙師為求安渡急灘的屏氣凝神，以及同舟之人的噤聲不歌，都讓湛甘泉了解到情況的艱難危險，所以，不免產生若不是有這趟訪求南嶽的行旅經驗，怎麼會知道要遭遇、面對的艱難險阻竟是這般眾多且複雜呢！

所以，在進發衡嶽的旅途中，湛甘泉一行人才會捨水路舟行，改由陸路前往至郴州後，始復登舟前進。同樣地，在回程的時候，他們也刻意繞過這段路途，改由桂陽至臨武，始雇舟子駛小船東下。<sup>14</sup>

在這段遊歷南嶽衡山的旅途活動中，特別之處有二，一者是湛甘泉抵達衡山後，停留的時間甚長，如此一來，一方面，他可以一償宿願，盡情飽覽南嶽七十二峰之名山寶剎，如九月初七日「曉同黃雲淡、周榮朱登峰嶺望月臺（案：祝融峰）」、十一日「遊方廣寺」、十五日「訪黃庭觀」、二十三日「重遊祝融峰諸處，遂得青玉壇，又相與曉觀日出之勝。」十月三十日「訪周生自正陽清洞別業」等等。<sup>15</sup>另一方面，據〈遊南岳記〉所載，湛甘泉在九月六日參訪胡文定公書院後，乃「興卜築、卜鄰之思，……遂定卜為書堂，為終老之計焉」，<sup>16</sup>於是展開一連串的構築文化事業之活動——建書院、立陳白沙祠，<sup>17</sup>這是造成他久留衡嶽山麓的主

<sup>14</sup> 案：《岳遊紀行錄》載「十一月十六日」云：「是午，過星子巡司，倩小船東下。」同前註，頁 1110。

<sup>15</sup> 同前註，頁 1077、1078-1079、1088、1103。

<sup>16</sup> 同前註，頁 1081-1082。〈遊南岳記〉，同前註，卷 4，頁 73-74。

<sup>17</sup> 案：關於此書院的選址，據甘泉門人蔣信〈衡嶽甘泉精舍記〉所言，乃是位於紫雲峰下，擇取一無主廢觀構築而成，其規模為「講堂凡五間，寢室三間，大門一間，二門三間，墉垣周遭餘二百丈。右脇之岑鬱豁然，中有大石如人坐，題曰：甘泉坐石，左傍有方石曰：端默，石洞曰：甘泉洞，其後輿，曰：甘泉上洞。……于茲堂成，又於其上築臺別構以祠白沙公其中。」見〔明〕蔣信：《蔣道林先生文粹》，《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1997年，萬曆四年刻本），集部，第 96 冊，卷 4，頁 53b-54a。又因此書院位處於紫雲峰之麓，所以，又稱「紫雲書院」。見〔清〕高自位重編：《南嶽志》，收入《中華山水志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冊 30，卷 2，頁 4a。又據唐伯元（曙台，1540-1598）所作〈重修白沙先生祠堂記〉可知，迨嘉靖三十九年（庚申〔1560〕），甘泉辭世後，得並祀於其中，「又二十年，書院改為祠且圯，會其州刺史李君燾至，則重修之，增置祠租百石，而更定其位次，於是祠肇新，而師弟子儼然於一堂之上。」由此可略窺甘泉所建書院與白沙祠之沿革發展。見〔明〕鄧雲霄編：《衡嶽志》，收入《中國名山志》（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5

要原因。再者，湛甘泉此趟的出訪，刻意「微服而行，斥去車從，自買民舟，無勞有司知之、供之。」<sup>18</sup>所以，在《紀行錄》文中多有謝絕地方官吏接待的記載，如八月三十日，「申時，過永興縣。閉蓬堅卻縣官儀衛迎接。」九月初一日，「午過耒陽，峻拒縣官迎見。」十一月二十二日，「致拜帖于大巡陳侍御及兩司府諸君。侍御聞之，先差官來迎，以疾未見拜」<sup>19</sup>等等。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湛甘泉於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時年九十一）再次往遊南嶽衡山的行程。

根據《重遊南岳紀行錄》的記載，湛甘泉這次攜四子同行，分別為門人黃夢龜、周榮朱、謝錫命（知遠）以及小孫湛天潤，<sup>20</sup>自一月二十四日祭江，二月一日由金利發舟，二十七日抵紫雲書院（案：甘泉書院之別稱，因位於紫雲峰下而得名）。至三月二十六日出山，取道郴江東歸，往赴青原之會。最終，於五月十一日入城抵家。前後共歷時三個月又十八天。

其行程路線如下：

### 【去程】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1556）

01/24（廣州）太平洲 → 02/01 金利 → 鶴暖岡 → 02/03 三水縣（西南驛） → 胥江驛 → 02/05 清遠縣（安遠驛） → 橫石磯驛、大廟峽 → 泂口巡檢司 → 02/09 英德縣（湏陽驛） → 02/10 清溪驛 → 濠瀼驛 → 02/12 韶州府清平市 → 02/15 樂昌 → 02/16 瀧口廟、張灘、武灘、旗門灘、白毛瀧、……

年，明刻本），冊4，卷5，頁39a。

<sup>18</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岳遊紀行錄》，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下冊，卷33，頁1111。〈過清遠與李廷清（有序）〉，上冊，卷19，頁510。

<sup>19</sup> 同前註，卷33，頁1112。

<sup>20</sup> 案：除此四人外，於二十一日，有舊門人李旦（溫泉）、李易（台峰）前來拜見。二十四日抵衡州府，門人祝詠（岫嶼）出迎乃師，嗣後便隨侍同遊岫嶼峰。二十七日，又有曹恭（近齋）、唐汝滋（自樹）、楊堂（廷鶴）、唐元善（石泉）等人來見。三月初二日，門人歐啟河（文策）、朱曠（則之）到山。三月十三日，門人吳守臣、吳守學、歐陽重等具儀來訪。三月二十日，郭應奎、王貞善（自齋）到山。見[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重遊南岳紀行錄》，參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鍾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頁422、423、425、428、433、439。

白雞灘、和尚灘 → 02 / 17 虛灘、睡瀧、……韓瀧、羅家渡、平石村 → 02 / 18 宜章縣 → 02 / 19 折嶺山 → 郴州 → 02 / 21 永興縣 → 02 / 22 耒陽縣 → 馬口巡司 → 02 / 24 衡州府（石鼓書院） → 七里驛、霞流驛 → 02 / 27 衡山縣

### 【回程】

03 / 24 衡山縣 → 03 / 27 皇華驛、津鎮巡檢司 → 大樂灘、芒洲 → 草市埠 → 04 / 01 攸縣 → 觀音港 → 山門灘、茅葉港 → 04 / 05 茶陵州 → 04 / 08 永新 → 04 / 10 吉安府 → 青原 → 04 / 13 泰和白下驛 → 萬安縣、五雲驛 → 慶元橋（04 / 15-04 / 20 阻潦） → 十八灘 → 皂口驛 → 黃金洲 → 良口（困水三日） → 04 / 26 攸縣驛 → 碧潭 → 贛城北江 → 05 / 02 九牛驛 → 南康縣 南野驛 → 新城 小溪驛 → 雞腳灘 → 南安府河下 → 過梅嶺、梅關，凌江驛 → 黃塘驛、平浦驛 → 05 / 09 韶州芙蓉驛、濛濛驛、清溪驛、英德滇陽驛 → 05 / 10 橫石磯驛、清遠縣（安遠驛）、迴岐驛 → 05 / 11 胥江驛、三水縣（西南驛）、官窑驛、過小金山，入城抵家（廣州）

這次去程的路徑與嘉靖二十三年（甲辰）首次往遊南嶽衡山大抵相同，但這次興許是季節不同（甲辰之遊是秋冬之季，而第二次丙辰重遊則是在春季），導致水量有別，又或許是事前已有充分的準備，<sup>21</sup>所以，湛甘泉這次從樂昌縣至郴州的路上，並非取道陸路，而是全程泛舟歷險灘而行。關於兩次前往南嶽衡山的路線行程，請見下列〔圖 1、遊歷南嶽衡山路線圖（去程）〕<sup>22</sup>所示，在圖中「藍色」

<sup>21</sup> 案：在歷險灘前，二月十五日，樂昌知縣贈送「瀧船」予湛甘泉替換。同前註，頁 419。

<sup>22</sup> 案：地圖學本非筆者專業，故在復原湛甘泉遊歷南嶽衡山之路線圖上，頗費心力，深感不安，僅能查找時代最接近的《廣輿圖》中所列〈廣東輿圖〉與〈湖廣輿圖〉兩圖以略窺各州縣之大略地理方位。參〔元〕朱思本繪，〔明〕羅洪先增纂：《廣輿圖》，收入王自強編：《明代輿圖綜錄》（北京：星球地圖出版社，2007 年，嘉慶四年重刊本），冊 3，卷 1，頁 71b-72a、53b-54a。後幸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呂妙芬先生的熱心指引，得知「程圖」與「路引」是明清士商行旅移動的重要參考書籍，於是在〔明〕黃汴所編纂的《一統路程圖記》（又名《天下水陸路程》）中看到相近的路程圖引，可見甘泉的遊歷行動是有所準備與規劃的，雖然實際遭遇的困頓與艱辛遠非其初所預想。關於甘泉的遊歷路線，可參考楊正泰：《一統路程圖記》，《明代驛站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附錄二，頁 275、277。又得蒙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廖汝銘先生提供專業協助，利用「歷史地理資訊系統（HGIS）」數位資訊技術重新繪圖，而有本文中〔圖 1〕與〔圖 2〕的繪製，得以重現嘉靖



的線條是甘泉兩次往赴南嶽衡山的水路路程，而「綠色」的線條，則是首次往遊中捨舟就車，改行陸路的路段。另外，再補充一點，兩次行程的出發點略有不同，首次遊歷，甘泉是從西樵出發，故其旅途之終點亦是回返於此；而第二次的行旅則是由廣州進發（返回的終點亦然），是以在〔圖 1〕中特以「淺藍色」線條標示。

因為再一次的重遊南嶽的去程完全取道水路而行，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重遊南岳紀行錄》中自二月十六日的紀錄以來，迄於二十二日，記載二十餘個灘瀧的名稱，甘泉更作有數首〈百曲吟〉以記錄其經歷，其中一首云：

武溪險瞿塘，不少灩澦堆。中流列劍戟，濤舂奮如雷。舟行石罅中，豈不亦危哉？江漢舟方顛，正叔坐正危。存心即誠敬，達去亦虛猜。<sup>23</sup>

在這首詩中，甘泉直謂武溪的急流湧灘之艱險，不僅可比肩瞿塘峽，亦不亞於灩澦堆。且在詩中，甘泉述其實況是有大石如劍戟刺破奔騰的急流，江水一分為二，濤聲奮起如雷鳴，舟行於夾岸兩山與突出聳立的石縫之間，更顯得危機四伏。於是甘泉自我期勉當如程頤（伊川，1033-1107）面對小舟顛危之際，仍舊正襟危坐，內心絲毫不為所動一般，只要存心誠敬，自能將去達與否置之度外，不費心虛想猜疑。案甘泉此處特以伊川之事擬己之現況，就事件與心靈狀態而言，著實相當貼切，然若深入甘泉由「無物」以釋「主一無適」之敬，進而言「心中無事，天理自見」，<sup>24</sup>則其此刻對生死危境的體驗與安適之道，仍是在其「隨處體認天理」的宗旨下成立，而與伊川強調外在行為的整肅端正與內在心靈的精誠虔敬兩方融通歸一，仍有所差別。

---

年間湛甘泉兩次遊歷南嶽衡山的旅途行跡。特誌於此，以致謝忱。

<sup>23</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重遊南岳紀行錄》，參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鍾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頁 420。

<sup>24</sup> 〔明〕湛若水著，鍾彩鈞、游騰達點校：《新泉問辯錄》，《泉翁大全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7 年），卷 68，《新泉問辯錄》，頁 1672。案：關於湛甘泉論「敬」，有別於他人的獨特處，參考：游騰達：《湛甘泉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12 年），頁 165-169。



圖 1、遊歷南嶽衡山路線圖（去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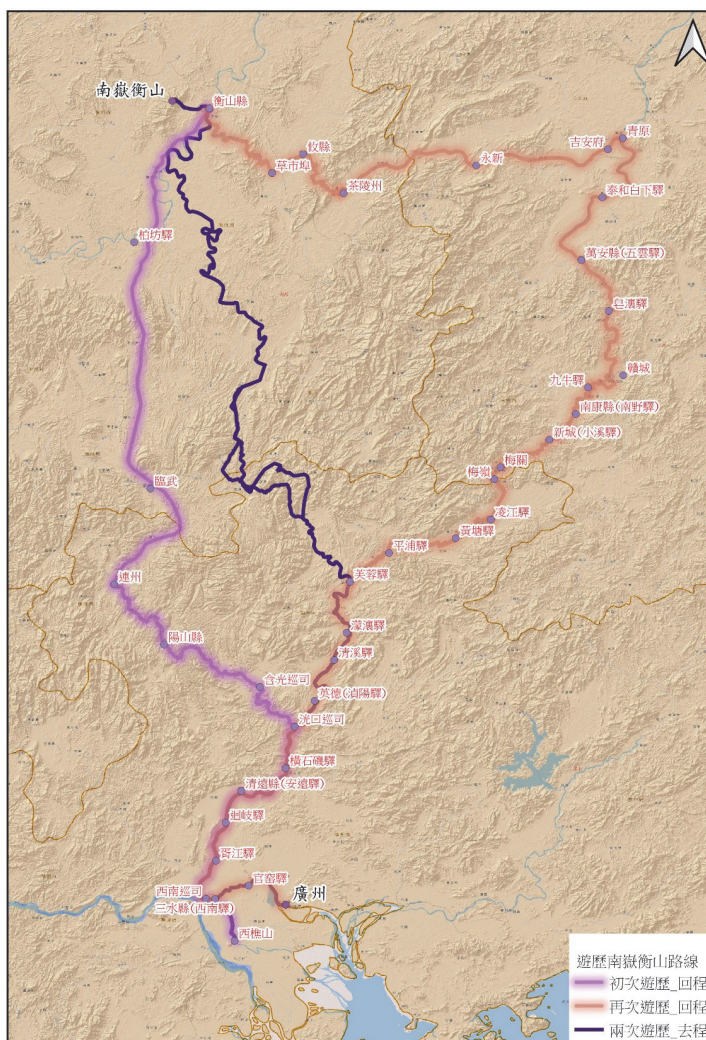


圖 2、遊歷南嶽衡山路線圖（回程）

除了兩次「去程」中水路與陸路的差異外，在「回程」的路線上，可以發現湛甘泉在第二次重遊南嶽後，在歸程時特地繞道江西省吉安府參與鄒守益（東廓，1491-1562）所主持的青原講會，請見〔圖 2、遊歷南嶽衡山路線圖（回程）〕中「橘色」路線所示。之所以會這麼安排行程，主要是因為贛州督府汪尚寧（周潭，1509-1579）認為原初來訪路途——武溪的水勢過於湍急凶險，建議甘泉取道江右

螺川返廣。<sup>25</sup>而鄒守益與羅洪先（念菴，1504-1564）恰又殷勤相邀，並請託甘泉門人郭應奎（平川，嘉靖八年進士）、<sup>26</sup>王貞善（自齋）兩人親至衡嶽奉迎乃師轉赴青原，<sup>27</sup>於是促成了這場學術會面。<sup>28</sup>

說明完兩次遊歷南嶽衡山的路線差異後，思考的焦點，還是要再回到湛甘泉抵達南嶽衡山後，停留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期間他所從事的活動為何？以及何以在理當頤養天年的九十一歲高齡仍要不顧險阻，冒險犯難，執意前往南嶽衡山呢？

### 三、完成先師的遺願

丙辰年的重遊南嶽，湛甘泉已壽登耄耋，若擬登山遊覽，恐非其身體狀況所能負擔，所以，甘泉居留衡嶽期間，觀光遊蒞活動僅止兩見，即三月二日記「早偕唐生汝滋往黃庭觀前山莊，訪上舍曹近齋恭。」<sup>29</sup>三月十六日，「同諸生親視築

<sup>25</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重遊南岳紀行錄》，參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鍾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頁464、473。〈答洪覺山〉，第一章詩文彙編，頁94。

<sup>26</sup> 案：關於郭應奎的傳記資料，參考：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8年），頁499。

<sup>27</sup> 同前註，頁435、439。

<sup>28</sup> 案：據《重遊南岳紀行錄》所載，甘泉在四月十一日登岸入青原，鄒東廓率劉邦采（獅泉，1486-1571）、伍思韶（九亭，1498-1588）、鄒美（昌泉，1516-1565）等人相迎於門外，禮拜會坐畢，甘泉賦詩一首，有云：「青原月滿歸時路，桃李無言共一川（小註：大同默識）」。東廓次韻曰：「大同默識傳衣鉢，捲靜山嵐月印川」。然甘泉僅留宿一晚，隔日便離開了。但有意思的是，再隔天，鄒東廓父子、劉獅泉等人復追及相會，他們不僅與甘泉一同往弔歐陽德（南野，1496-1554），更表示已約妥相偕遠送甘泉至南安，所以，至五月一日東廓父子方始拜別。耿定向（天臺，1524-1596）所作〈東廓鄒先生傳〉有一生動描述：「甘泉湛公由衡山來青原，時公年九十一，而先生年亦六十六矣。率仲子及諸同志迎之，預誠同志體古憲老，不乞言意，毋煩辨論，而先生晨夕躬定省，……連舟送至虔，灑涕而別，湛公慰之曰：『子慮此別不可再耶？逾十數年重來晤子也。』」同前註，頁463-464、469、472、477、480。且關於這次的會面與交流，東廓更集結眾人之作品，彙成《大老岳遊卷》，並書一序以申「無以異見裂其同，無以虛談決其默，交悚互礪，克式無負千載雅會」之旨。見[明]鄒守益著，董平編校整理：《鄒守益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頁208-209、1388。

<sup>29</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重遊南岳紀行錄》，參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鍾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頁428。

祝聖臺於紫雲峰上。」<sup>30</sup>反之，明白紀錄甘泉因「足疾」而無法完成活動行程的情況亦出現兩次，如四月初七日，「永新縣太學生劉志、孔魯學離其鄉山田前十里迎見，且懇請蒞其白雲之洞，將至，以足疾，步履之艱，不果，乃于途中供茶。」<sup>31</sup>換言之，甘泉再訪衡山的目的實非為了觀覽山水風光，甘泉門人郭應奎在其所作〈甘泉先生重遊南岳紀行錄序〉中也說：「先生以九十餘年而猶不倦于遊，豈其放情山水云乎哉？蓋汲汲焉求友於四方，以大明此道于天下後世，而不負昊天愬遺斯人之意爾也。」<sup>32</sup>可知甘泉此次出遊的目的乃是為了聯繫四方求道之士，共同倡明成聖之學、儒家之道。關於此目的，他本身在二月十六日的〈祭瀧祝文〉中，也曾表達：

水於甲辰之歲，往遊南岳，爰卜書院于天柱、紫雲之下，……越今十有三年，念念在茲，忘耄期之年，倡不息之志，再往居學以會同志，共起斯文，明神實鑒，感通幽明，無有間隔。<sup>33</sup>

甘泉自稱此行的目的為「再往居學以會同志，共起斯文」，細審《重遊南岳紀行錄》中的記載，他也確實做到了這點，即此次的出遊活動與十餘年前（甲辰年之遊）相當大的一個差異點在於：此次的行旅過程明顯比往昔熱鬧許多，不僅有青原之會的邀約，且沿途多有地方官員的具餽款待、<sup>34</sup>故舊門人的執贄請見、縣學庠生的拜謁問學<sup>35</sup>等，以致「一時至山禮儀勤疊衡山門下」，<sup>36</sup>所以，才能夠在三月二十二日，集合三十六人之夥「雲集聽講」。<sup>37</sup>

然而，筆者以為「求友於四方」、「居學以會同志」都是一種外顯性的、堂

<sup>30</sup> 同前註，頁 434。

<sup>31</sup> 同前註，頁 463。案：另一例，見頁 459，「四月初一日」條；且在此日之前，三月二十九日，甘泉已言「小舟局促，痠發足疼」，見頁 451。

<sup>32</sup> 同前註，頁 410。

<sup>33</sup> 同前註，頁 419。

<sup>34</sup> 案：如二月初五日，「泊于安遠驛，前縣尹何君少江應宿，貳尹李君挺秀來見，禮意殷勤。」同前註，頁 414。

<sup>35</sup> 案：如三月十八日，「申刻，衡山縣庠生許承統、歐陽孚、李效曾具儀來謁。酉時，贛州中丞汪周潭遣書幣來問安，兼致迎候之意。」同前註，頁 438。

<sup>36</sup> 同前註，頁 439。

<sup>37</sup> 同前註，頁 440。

而皇之的理由與說法，因為要從事此「求友」、「會同志」的活動，不必局限於三千里之外的南嶽衡山，其他地點，只要空間足夠，便可進行相同的學術活動。因此，甘泉的舊地重遊當有其更內在、更核心的關鍵理由，筆者以為〈重修南岳甘泉書院記〉一文中便透露了湛甘泉個人不得不親往南嶽的主觀動機，文曰：

乃嘉靖甲辰之冬，甘泉子積四十年之念，乃登南岳。於天柱之峰，南臺之下，得廢地一方於紫雲之洞。材仍舊貫，田置其沖。乃開大門，乃設儀門，乃圖心性之堂以為講地，乃立息存之堂以為寢室，乃肇先師之祠以係景仰，不六旬而成。……迄今十三年，人曰：「書院將廢矣。」以白督府汪中丞於贛上，周潭公曰：「吾前過而廢焉，知之矣。」<sup>38</sup>

文中追憶甲辰年甘泉登覽南嶽，於天柱峰南臺寺下得一廢地，乃構築甘泉書院於其上，其中有刻寫著〈心性圖〉的講堂，有立匾為「息存堂」的居室，更重要的是在書院後方另設有白沙先生祠堂一座。然而該書院設立迄今，已逾十年，或有耳聞「書院將廢」。為此，甘泉特地致函諮詢時任贛州督府的汪周潭，期望能因地利之便以獲知實況，卻得到汪氏言曾路經該地，見該書院似已遭廢弛的答覆。

面對這樣的不幸消息，湛甘泉的心中恐怕感到相當惶惑不安，彼有言：「人間事了不掛念，所未忘者衡嶽耳」，<sup>39</sup>於是乃決定奮不顧身地前去一探究竟，畢竟這是自己所建立的文化事業，更有恩師白沙先生的祠堂居於其中，豈能任其頹圮。<sup>40</sup>是以，在《重遊南岳紀行錄》便記錄下湛甘泉的這一憂心與關懷，如在尚未抵達衡嶽之前，「（二月）二十一日」條目下寫著：

午時，過問仙洞，得紫雲書院無恙消息於洞僧。<sup>41</sup>

<sup>38</sup> 同前註，〈重修南岳甘泉書院記〉，第一章詩文彙編，頁 142。

<sup>39</sup> 〔明〕湛若水著：〈復衡山唐石泉〉，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上冊，卷 7，頁 154。

<sup>40</sup> 案：湛甘泉啟程的當日（二月朔旦）作有〈答謝贛州汪周潭督府〉一詩，詩中便透露出這般心緒，詩曰：「晨興縱遙睇，雲起南山臺。悠然生遠心，春風啟予懷。井地久荒蕪，老屋風易摧。王孫春草生，主人猶未來。情萌事自至，神往形亦隨。」〔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重遊南岳紀行錄》，參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鍾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頁 412。

<sup>41</sup> 同前註，頁 422。

在抵達目的地前，預先求知是否安然無恙的消息，恰恰反顯出甘泉心中迫切的掛懷。同樣，在抵達衡山的當天，甘泉並未如同往例先赴南嶽廟蒞牲祭告山神後，方始登山，<sup>42</sup>而是直接奔往甘泉書院察看屋舍現況。《紀行錄》「(二月)二十七日」載：

辰時，至衡山縣。……午時，往岳，途夾古桂松杉三十里之遙。申時，抵紫雲書院，謁瞻白沙先生祠堂，遂週視書院，屋宇垣牆無恙，松桂竹木森然，溪流瀲灩，井田耕植不廢，翁色喜。……回宿於嶽廟之雲開堂。……治白沙祠及嶽廟祭儀。<sup>43</sup>

這段紀錄相當生動地表現出甘泉親臨實地，確認屋舍環境後的喜慰之情，且如上文所言，讀者可留意甘泉查訪行動的先後順序，即其甫抵院區後，首先便去拜謁、瞻視白沙先生祠堂；之後，方去巡視書院的屋舍牆垣與周遭環境的狀況；<sup>44</sup>完成這些工作後，才迴轉至南嶽廟準備祭儀。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知道湛甘泉不顧性命安危，跋涉三千餘里親往南嶽衡山的原因，其實就是為了視察白沙祠與甘泉書院的存廢情況。職是之故，甘泉抵達衡嶽之後，除了進行講學活動之外，首要之務，即是修繕甘泉書院與白沙先生祠，例如在抵達衡山後的隔日(二十八日)，甘泉便「命各工修築書院」；<sup>45</sup>三十日，復來「視諸工作」。<sup>46</sup>然而或許是修復工程過於浩大，恐曠日費時，又所費不貲，且眼看青原之會在即，<sup>47</sup>故後續的修繕工作則是委由湖廣兵憲胡堯臣(石屏，

<sup>42</sup> 案：見〔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岳遊紀行錄》，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下冊，卷33，「(九月)初五日」、「初六日」條，頁1076。

<sup>43</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重遊南岳紀行錄》，參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鍾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頁425-426。

<sup>44</sup> 案：甘泉在三十日所親筆〈南岳甘泉書院示同志諸賢〉詩，傳達他當時所見的實況是「井地雖蕪穢，老屋尚僅存。息存仍後室，心性猶堂前。」所以，他的心情是「悲喜並時臻」的。同前註，頁427。

<sup>45</sup> 同前註。

<sup>46</sup> 同前註，頁428。

<sup>47</sup> 案：甘泉所作〈感兵憲胡石屏衡州南岳禮際周至，作小詩二絕，大書以致謝〉詩有云：「回鴈峰前逢使君，衝風冒雨來追雲。若非底事歸期速，天柱壇前共講聞。」同前註，433。

1507-1579) 來繼續完成。<sup>48</sup>然而，這只是補葺修復的工作，如何讓甘泉書院持續運作，令白沙先生祠堂春秋二祭香火不輟，則不只是「命夢龜、天潤修理院前井田」<sup>49</sup>就足夠了，還必須建立一套可供遵循的永續經營之運作模式，所以，在甘泉下山，往赴青原前夕（三月二十三日），取得「縣送〈優免下帖〉，即付守書院道士谷明寶、夏明勝收照。」<sup>50</sup>使彼等可免除稅糧、雜役，亦免赴他廟充當住持，得專一看守書院。隔日又寫作〈給井田批與道士〉<sup>51</sup>刊版，命八名看守書院之大小道士採取井田制度，合力共耕書院所屬二十二畝田地，且將中區公田所得每歲輸送至廣東天關，使遠在他鄉的湛甘泉能掌握書院的實況。<sup>52</sup>並帖請衡山高士曹近齋為井田峻，督責此八名道士；復由門人楊續（克復）<sup>53</sup>之子楊廷鶴任白沙祠每年二仲主祭，以永著定規。<sup>54</sup>

<sup>48</sup> 案：《紀行錄》「(三月)二十日」條記載：「石屏有修理書院之舉，委官估計，工料至矣。」同前註，頁 439。又在甘泉離嶽下山後，胡石屏致書甘泉云：「修理之命，具已領悉，當自祠前捲簾，首先舉事，與門堂之補葺者，次第施行，餘俟徐圖，不敢終負也。」而甘泉答書曰：「承示諸修理工作次第舉行，感謝！感謝！」同前註，頁 447。〈重修南岳甘泉書院記〉，第一章詩文彙編，頁 143。關於胡堯臣的傳記資料，參考：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頁 350。

<sup>49</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重遊南岳紀行錄》，參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鍾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頁 431。

<sup>50</sup> 同前註，頁 444-445。案：據《衡山縣志》可知，時任衡山知縣者為姜周。姜周，字佐周，太倉人，嘉靖十六年舉人。見〔清〕德貴纂，鐘光序續修：《衡山縣志》（乾隆三十九年續刻本），卷 9，頁 31a。

<sup>51</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重遊南岳紀行錄》，參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鍾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頁 445-446。

<sup>52</sup> 案：例如〈衡嶽書院井田送公田米至（丙辰十一月十五日）〉，同前註，頁 254。

<sup>53</sup> 案：楊續為衡山桐岡人，曾於太學從學於湛甘泉，為甘泉門人。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甘泉遊歷南嶽時，亦多有參與，所以，甘泉對他寄與厚望（期許他成為天下之善士），並將衡山白沙祠的祭祀工作，託付給他，楊續亦能不負所託。但在嘉靖二十八年（己酉），楊氏辭世，情況恐怕就變得難以為繼了。見〔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岳遊紀行錄》，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下冊，卷 33，頁 1104。〈善士記〉，上冊，卷 4，頁 82-83。〈寓奠善士楊桐岡文〉、〈奠衡山楊桐岡上舍文〉，卷 14，頁 332-333、348-349。

<sup>54</sup> 案：衡嶽甘泉書院之學田，早在首度遊歷（嘉靖二十三年）完成書院時便已購置，只是當時僅開闢田畝，令書院中八名留守書生共同耕墾，並作有「給居守精舍道士趙日輪、王明惠、蔣明咏批文」，責成彼等協助白沙祠之祭祀工作。但書生與道士多囿於現實而有人員的流動，



既然探明了湛甘泉丙辰年重遊衡山的原由，則十三年前（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甘泉不辭千里，跋山涉水首度造訪南嶽的動機與原因也就呼之欲出了。

一如前文所言，湛甘泉在甲辰年抵達南嶽衡山後，停留了約六旬，期間他主要從事的工作便是構築甘泉書院與白沙祠，而正當白沙祠的臺基甫成之際，甘泉便欣慰地言道：

先師數十年南岳之志，今始遂矣，吾之心亦少慰矣。<sup>55</sup>

言下之意，甘泉此行、此舉，不啻是為了其師陳獻章對南嶽所懷抱的數十年來的想望而發起的。湛甘泉的高足蔣信<sup>56</sup>在〈衡嶽甘泉精舍記〉中同樣表明：

先生蚤親承江門陳白沙公之學，公嘗寤寐衡嶽，竟弗果而卒。先生有懷茲遊寢五十年。于茲堂成，又於其上築臺別構以祠白沙公其中，蓋先生與白沙公之志，於是並酬之矣。<sup>57</sup>

甘泉的南嶽之行與建祠之舉，原來都是為了一償其師陳白沙終生未了之宿願，且甘泉懷此心緒亦達五十年之久，故此刻終能在衡山之麓營設一祠堂以祀白沙先生，真可謂暢遂白沙、甘泉師徒兩人的宏願。然稱「（白沙）公嘗寤寐衡嶽，竟弗果而卒」，又是何等情事呢？

蓋白沙先生致書其弟子湛甘泉曾言：

章久處危地，以老母在堂，不自由耳。近遣人往衡山，問彼田里風俗，尋胡致堂住處。古人託居，必有所見。儻今日之圖可遂，老腳一登祝融峰，不復下矣。是將託以畢吾生，非事遊觀也。<sup>58</sup>

---

因此在具體實施與長久維持上大打折扣。所以，在第二次的重訪書院與白沙祠，甘泉便特別著意處理此問題。同前註，卷 33，頁 1089、1091、1094、1105。

<sup>55</sup> 同前註，頁 1091。

<sup>56</sup> 案：蔣信，字卿實，號道林，楚之常德人。在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中被劃歸「楚中王門學案」，但就其師承交往關係來看，應屬湛若水之門人弟子。見趙文會：《〈明儒學案〉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頁 605。

<sup>57</sup> [明]蔣信：〈衡嶽甘泉精舍記〉，《蔣道林先生文粹》，卷 4，頁 54a。

白沙自陳久負歸隱山林（衡山）之志，惟其年邁老母依然在堂，仍需親侍湯藥，故暫不得成行。但他已初步付諸行動，即私下遣人前往當地探問風俗，並嘗試尋訪胡寅（致堂，1099-1156）故居，有意結廬其側，以寄託終身。然好景不長，待慈母見背，白沙丁憂廬墓三年，雖重起往赴衡嶽之嚮往，<sup>59</sup>但服闕之後，卻痼疾纏身，以致不得前行，<sup>60</sup>徒留憾恨。所以，又致書甘泉云：「章自去秋感疾，迄今尚未平。昔者，高堂未傾，病輒叩天，願少假之年；今廬岡之木且拱，吾何求哉？其未忘者，衡山一念而已。……其亦可歎也夫！」<sup>61</sup>嗣後，白沙捐館，此事終成遺願。試看白沙另一名弟子李承箕（大匡，1452-1505）〈遊衡山記〉所載：

予往年嘗遊南嶽，……於時總憲東吳沈公奉詔禱南嶽，適相值。總憲，石翁舊也。翁欲寄老南嶽，約與予俱。總憲慨然願為東道主，……弘治丁巳六月也。既而翁以老病，卒不來。<sup>62</sup>

可見白沙長懷寄老於南嶽之願，他的弟子們都是知曉的，不過特別令人敬服與動容的是甘泉將乃師之憾恨視為己身待完成之職志，終生冀望登覽南嶽，甚至亦發終老於此之想。因此，甘泉弟子蔣信作〈甘泉先生岳遊紀行錄序〉言道：「吾師甘泉先生年屆八十，乃觀遊衡嶽，以償其平生寤寐之志，誠古今間曠事也。」<sup>63</sup>而甘泉本人則說：「我年躋八十，強半懷衡山。於茲愜所願，誰能不為歡？」<sup>64</sup>這裡稱述年近八秩的自己是「強半懷衡山」，實在說來，還是個保守的說法，甘泉在《岳

<sup>58</sup> [明]陳獻章撰，黎業明編校：〈與湛民澤·十〉，《陳獻章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冊1，卷2，頁254。

<sup>59</sup> 案：如白沙〈與李白洲憲副·二〉言：「病夫平生山水稍癖，待明年服闕後，采藥羅浮，訪醫南岳，上下黃龍洞，嘯歌祝融峰，少償夙願，然後歸拜先生之賜，未晚也。」同前註，頁189。  
〈與張廷實主事·四〉更云：「衡山之興勃然矣，未審開春能便行否耶？」同前註，頁215。

<sup>60</sup> 案：白沙〈答陳宗湯〉書曰：「西望衡山，神爽飛去，然自去秋感疾，迄今未堪舉踵，餘亦無足觀者。」同前註，頁306。

<sup>61</sup> 同前註，〈與湛民澤·十一〉，頁254。

<sup>62</sup> [明]李承箕：〈遊衡山記〉，《大匡李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臺南：莊嚴文化事業，1997年，正德五年刻本），集部，第43冊，卷14，頁5b。

<sup>63</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甘泉先生岳遊紀行錄序〉，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下冊，卷33，頁1063。

<sup>64</sup> 同前註，頁1076。

遊紀行錄》中，更多的表達則是「懷此五十年」，<sup>65</sup>例如在〈過圓沙洲望岳〉詩中云：

懷岳于今五十年，丹青形影夢中傳。今朝獨立船頭望，神色何如未見前。<sup>66</sup>

五十年的算法當是就甘泉二十九歲（弘治七年甲寅〔1494〕）始入白沙門下<sup>67</sup>算起，迄於登覽衡嶽之時（七十九歲），恰好五十年。至於這首詩，則是寫作於尚未下舟之際，甘泉獨立於船頭遙望南嶽風光，雖說衡山之形影早已從丹青畫軸的批覽中，傳遞到夢中晤見，但今日親睹其形貌神態，卻是超乎想像之外，如同未曾謀面般清新可人。同樣地，甘泉在〈上書院梁祭告土神文〉中也表示：「名岳興懷，既歷五紀。躋耄來遊，中心茲喜。」<sup>68</sup>

而且在這半世紀的歲月中，甘泉並非只是心中懷想衡嶽而已，實則他曾多次籌謀往遊，<sup>69</sup>卻始終未果，他表示：「余自三十年以來，懷遊名岳，或欲行而未遂，或中道而阻征者，五十霜星。」<sup>70</sup>在此，我們僅能略舉數例以概其餘。<sup>71</sup>首先，南嶽衡山除了自然風光瑰琦寰宇外，它所積累豐厚的文化底蘊、人文風采亦是吸引文人雅士到訪的重要理由，例如南宋乾道三年，朱熹（晦翁，1130-1200）偕張栻

<sup>65</sup> 同前註。

<sup>66</sup> 同前註，頁 1074。

<sup>67</sup> 黎業明：《湛若水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頁 12。

<sup>68</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岳遊紀行錄》，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下冊，卷 33，頁 1078。

<sup>69</sup> 案：例如他請歸返衡山的門人弟子，代為打探，云：「為我訪其優游之地，玩心神明之境，問今猶在乎否？有居之者否？」見〔明〕湛若水著，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示李生珍〉，《泉翁大全集》，卷 32，頁 832。

<sup>70</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岳遊紀行錄》，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下冊，卷 33，頁 1075。

<sup>71</sup> 案：如蔣信〈衡嶽甘泉精舍記〉說到：「先生始解南京參贊，歸途即謀徑赴衡嶽，不果。後謀別門人洪侍御覺山垣於韶，因即至衡，亦不果。……又先生往嘗為詩遣門人李珍托尋胡氏父子隱居之處，而卜鄰焉。」見《蔣道林先生文粹》，卷 14，頁 53a、54a。又如〈書甘泉山書院翻刻神禹碑後〉，甘泉自陳：「余來為南禮部尚書之明年，傳聞衡山有神禹碑，發于岳麓之地中，即欲往觀之而未能。」見《泉翁大全集》，卷 33，頁 889。

(南軒, 1133-1180) 等同遊南嶽衡山,<sup>72</sup>傳為一場學界嘉話, 故甘泉造訪關乎兩人之遺跡有作:

二賢並世生, 於此際嘉會。七日與朋來, 酬言固尚在。我生何不辰, 獨立無朋輩。憶昔陽明子, 相期將有待。時勢倏變更, 至今有遺悔。<sup>73</sup>

朱、張二賢的衡嶽嘉會, 雖然只有短暫的七日, 但兩人的情誼與酬約之篤信, 至今依舊令人景仰、嘆服。正因此, 令甘泉想起當年他與王守仁(陽明, 1472-1529) 兩人相識定交後, 便訂立同遊衡山之約, 雖在正德三年(丁卯〔1507〕)、十二年(丁丑〔1517〕)等時間,<sup>74</sup>兩人皆一再相互提醒, 並且期待有能實踐、履行約定的一天, 可惜囿於宦情等實際的限制, 終究不得實現。且光陰荏苒, 倏忽不可追, 陽明先生今業已辭世, 所以, 只能空留滿懷的憾恨。

上面是「欲行而未遂」的例證, 再者, 讓我們看看「中道而阻征」的例子。

在嘉靖二十年(辛丑〔1541〕), 甘泉時年七十六歲, 此時甘泉已經致仕, 歸返廣東寓所, 此時受到曲江書院主事者的邀約, 前往講學。因為曲江位於韶州, 處廣州北境, 再過去便進入湖廣地區, 因此, 激發了甘泉希冀趁此機會遊歷衡山的想法, 彼乃賦詩一首, 詩題作:「辛丑四月初五日, 曉過飛來寺, 擁被坐思, 不計行糧, 飄然千里, 有感曲江講院, 豈勝南岳夙心, 作詩言懷」, 文曰:

使君重文教, 強我講曲江。曲江有講院, 亭臺今就荒。因動南岳懷, 稿坐青玉臺。祝融與紫蓋, 翻翻待予來。雲來五峰碧, 雲去五峰寂。朱陵對朱明, 來去在頃刻。<sup>75</sup>

<sup>72</sup> 參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1年), 頁379。〔清〕王開埠等著, 鄧洪波輯校:《張栻年譜》(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7年), 頁46、124。

<sup>73</sup> 〔明〕湛若水著, 周榮朱記:〈題朱晦菴張南軒嘉會堂詩〉,《岳遊紀行錄》, 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下冊, 卷33, 頁1078。

<sup>74</sup> 東景南:《王陽明年譜長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年), 頁456、966-968。

<sup>75</sup> 〔明〕湛若水著:〈辛丑四月初五日, 曉過飛來寺, 擁被坐思, 不計行糧, 飄然千里, 有感曲江講院, 豈勝南岳夙心, 作詩言懷〉, 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上冊, 卷16, 頁399。

因為盛情難卻，甘泉雖勉強來到了曲江講堂。但是，某日在默坐求索之際，忽然遙想不遠之處南嶽五座高峰在寒往暑來、日月盈仄的翻然變化，以及祝融峰、紫蓋峰對我的不時招喚，頓生往遊南嶽的念想。於是，甘泉不計身上所需行糧是否充分，乃決意飄然前往。詩文最後「朱陵對朱明，來去在頃刻」，是一極誇飾的手法，朱明洞是廣州羅浮山甘泉精舍的所在地，朱陵洞則在衡山之一隅，兩者相距三千里之遙，但對於一心嚮往衡嶽的湛甘泉而言，兩者僅有一步之距，只要奔赴前往，來去就在頃刻之間，正如甘泉在〈將之南岳登岸，度武溪，過芙蓉，寄覺山〉詩中言：「萬里誰云遠？寸心以為期。起腳即已到，岳嶺同天齊。」<sup>76</sup>

可惜這趟旅程，最後因為天候不佳，大雨阻撓，以及欠缺僕夫挑貨同行，終究是無功而返。所以，甘泉最後無可奈何地寫下〈至梯上山麓，將登矣，忽為大雨所阻，及乏僕夫而還，作詩訟梯上山神〉一詩感嘆：「僕夫欲號泣，羸馬擁不前。迴駕亦不易，勝事徒空言。……嗟予不度此，命也亦已焉。」<sup>77</sup>

所幸在三年後（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甘泉夫子終於得償五十年之夙願。

#### 四、行旅之遭遇——修養之「試煉」

接下來的問題是：站在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湛甘泉晚年這兩回長時段的「壯遊」體驗，對於他的德性修養有何意義？尤其是甘泉在嘉靖三十五年（丙辰，時年九秩晉一）的這次遊歷，他何以會發出「晚年進步，在此一遊」的慨歎呢？

編纂《湛若水年譜》的當代學者黎業明先生已留意到這個問題，黎先生指出「湛若水的大同默識之訓，就是他在這次重遊南嶽、途經青原時提出來的，是其晚年的一個重要思想。」但他又說道：這個學說思想「並不是湛若水晚年的核心思想，湛若水晚年所堅持的核心思想，依然是『隨處體認天理』。」則如此說來，「湛若水在重遊南嶽期間的講學活動之中，除了大同默識之訓以外，其所講所論似乎並沒有太多新的東西。」<sup>78</sup>所以，在黎先生看來，說是「晚年進步」，其實並沒有學問思想方面的實質推展，這句話只表示湛甘泉這次藉由行旅講學的方式，

<sup>76</sup> 同前註，頁 400。

<sup>77</sup> 同前註，頁 401。案：另有〈至梯上山險，雨阻不前，雞鳴發還途。作神遊南岳詩十一首〉，抒發其憾恨之情。同前註，頁 401-404。

<sup>78</sup> 黎業明：〈湛若水重遊南岳期間講學活動述略〉，《明儒思想與文獻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頁 154-156。

宣揚自己的學說，擴大其影響力。

筆者以為，黎先生的這點觀察是準確可信的，即從《重遊南岳紀行錄》的文本來看，我們實在看不到甘泉的晚年思想有何飛躍式的突破，<sup>79</sup>但是，「晚年進步，在此一遊」若非虛語，則我們或許當從其他的角度來嘗試加以理解。

回到發此論述的時空背景來看，這是在重遊南嶽時出發後的第四天晚上，文獻是這樣記載的：

初四日，卯時，發舟。午時，過胥江驛，夜宿大塘村前。

〈釋戒心二絕〉詩曰：

率茲曠野水雲濤，雷雨轟轟復戒心。惡少群中穿虎豹，路近大羅山，本年正月初九日山賊千餘欲劫胥江，滿腔樂意只豪吟。

樂天知命何思慮，除是斯文不在茲。天定人乎終莫勝，正申包胥之謬，斯二者皆天也，匡人雖眾其如台。

是夜，翁語諸生曰：「晚年進步，在此一遊。」<sup>80</sup>

檢覈上面的語境，可以知道甘泉所謂的「晚年進步」，並不是在旅遊尾聲，歸結遊歷的全程而說的，相反地，是在出發的前期，針對〈釋戒心二絕〉這兩首詩作的背景情況而發的。第一首詩以寫景開場，說明甘泉一行人來到了一片江水遠接滿天烏雲的空曠水邊，轉瞬襲來的轟隆雷雨呼應著他們本已戒懼驚恐的心緒，由於此地鄰近大羅山，在不滿一個月前才剛發生千餘山賊群聚，欲劫掠胥江之情事。所以，此行就好比從豺狼虎豹之中穿行而過一般。不過，縱然面對此險境，依舊不減甘泉再次踏上南嶽之征途的喜樂之情，故其仍是豪吟不輟。第二首詩則是直接剖白甘泉內心的想法，他認為只要能夠做到樂天知命，達觀自適，則何須費思慮，徒增多餘的憂懼呢？若以為天定然勝出，人無力可回天，此恰是申包胥的錯

<sup>79</sup> 案：關於「大同默識之訓」，筆者以為當區分為「大同」與「默識」兩組概念來理解。前者，代表甘泉欲縮合自己的「天理」之教與陽明的「良知」之學的理论間距，調節湛、王兩家的緊張關係，故倡「大同」之說；後者，「大道貴默成，無言意自足」，則是甘泉耄期之年的重要學問轉折，代表他對江門陳白沙教旨——靜坐、自然的回歸與重新肯認。關於這兩個思想觀念，筆者擬另文加以處理，在此僅能簡要說明如上。

<sup>80</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重遊南岳紀行錄》，參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鍾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頁414。

誤，實則天人之相勝與否，自有天理存焉。除非斯文不在我，且天將喪之，否則，就好比圍困至聖孔夫子的匡人，雖然人數眾多，也是一時偶然的氣數罷了，理當自然消散。

是以，透過情境的追索與復原，筆者認為：甘泉的「晚年進步，在此一遊」當是指其能夠坦然面對外在的脅迫，而始終保持「不動心」的修養境界來說的，而不是指哲學思想上的飛躍性突破。更進一步言之，甘泉個人之修為境界的「進步」，也不是單指這次的遭遇而言，在出行的前階段（第四晚）說出「晚年進步，在此一遊」的話語，亦非歸結全程的遊歷心得，不如可以理解為一種預期式的呼告，即奠基於嘉靖二十三年那次的遊覽經驗（也基於這晚大羅山賊的觸發），他深深地感受，也預期到這次的行旅過程將必然遭遇到各種不可預期的困頓與磨難，所以，他預想、亦相信通過這次「壯遊」的考驗與試煉，他晚年的體會與修為定然會有一番不同的進境。

何以筆者會提出這樣的理解與詮釋呢？因為細讀兩部《紀行錄》當會發現湛甘泉的遊歷過程並不如想像中的輕鬆愜意，悠閒自在，實則是充滿各式挑戰與危厄的，是以，他才會在即將抵達南嶽的所在地—衡州之前，發出「行路難」的慨歎，他說：

嗟哉！行路難，路難由。陸無輶，水不可舟。自昏達旦，長淹留，彼荒洲。  
嗚呼！嗟哉！行路難，路難由。<sup>81</sup>

「水不可舟」，指調的是前文所說，因武溪的水流過於迂曲、湍急，難以行舟，所以，湛甘泉一行人才改採陸路的方式，前往宜章、郴州。而「陸無輶」，則表示路上行進的方式，恐怕也不是搭乘舒適宜人的馬車，別忘了，甘泉此時已是七十九歲高齡了。且說到底，整趟行程幾乎都是乘舟而行，自昏達旦，乃至夜晚休宿都在船艙這一隅之地，況且他們的旅程並非途經繁華綺麗的城市，而是在荒煙蔓草中漂流。所以，甘泉不免有「行路難，路難由」的感嘆。下文將會說到除了舟行險阻外，其實還有相當多的險難等待著他去面對。不過，此處就先以乘舟一事說起，甲辰（嘉靖二十三年）之遊的第八天，開始要進入崇山峻嶺夾岸的峽谷溪流

<sup>81</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衡州嘆〉，《岳遊紀行錄》，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下冊，卷33，頁1074。

中時，湛甘泉一行人換了一艘小船，他這麼說到：

小船初逼塞，良久亦自安。始知容膝外，長物何用寬？寬者心之侈，廣廈與樓船。願回侈外心，獨以無物觀。<sup>82</sup>

初入小舟，當然令人對其壅塞與逼迫感到難耐，但時間久了，也就慢慢的能夠安處其中。於是了解到僅容安膝便足以安身，何需追求寬綽的多餘之物呢？寬綽的欲想只是內心過度的奢求，就好像當時休閒觀光的流風時尚中對豪華的旅店與華麗畫舫的刻意追求一樣。因此，甘泉提出他的看法：希望遊者能收斂對外在奢求的想望，超拔乎現實境況之外，而以超乎物外的「無物」的態度來加以面對。

不過，甘泉的舟行途中，不僅是小船難以容身的問題，他還遭遇到「舟小且漏」的窘境，這一點甚至令接待他的當地官員們都覺得難以接受，但甘泉回覆說：

汎汎郴江船，亦受兩三人。上漏與下濕，毛衣也蓋身。辛苦百千狀，吾亦甘吾心。多謝二郡主，無勞大殷勤。<sup>83</sup>

此時已經從陸行中又重新的在郴州登船，但此時所雇傭到的船隻也同樣僅能容納寥寥的兩三人而已，並且情況是更加的艱難，甘泉身處這艘船中是「上漏與下濕」，迫不得已，還需要用毛衣蓋身來禦寒。看到了這等情狀，兩位郡主不忍，希望能為甘泉先生提供更好的舟車代步，但恐怕一時難以調度，因此，或有大費周章之舉措。所以，甘泉謝絕了他們的協助，且告知他們為了完成遊歷南嶽的夢想，縱使「辛苦百千狀，吾亦甘吾心」。

這種「舟小且漏」的窘況，在十三年後，湛甘泉的丙辰（嘉靖三十五年）之遊也同樣地發生，例如在二月二十日，過了郴江口，該晚「小船破漏，風雨連綿，衣被沾濕」；<sup>84</sup>再如四月二日，甫「登舟行，不至五里，翁舟發漏，轉至攸縣修輯。」<sup>85</sup>所以，他在返抵家門的前夕，便對當時「風雨歸舟，夜泊英德」的處境，

<sup>82</sup> 同前註，頁 1069。

<sup>83</sup> 同前註，頁 1073。

<sup>84</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重遊南岳紀行錄》，參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鍾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頁 422。

<sup>85</sup> 同前註，頁 461。



寫了一首〈講學詩〉送給學生，他說：

岳遊匪盤樂，此意天與謀。如何值不辰，風雨濕歸舟。乘流迅南下，賢侯在英州。且盡聚會樂，無復少怨尤。<sup>86</sup>

甘泉直陳南嶽之遊不是為了適意休閒，尋幽觀光，能夠順利度過各種艱難險阻，圓滿完成自己掛懷五十年的心願，確實需要上天冥冥之中的協助與謀畫，所以，縱使風雨飄搖，浸溼了歸舟，也沒有什麼必要發出時不我予、不得其時的哀嘆。因此，甘泉勸勉學生此時此刻正當該慶幸，且讓聚會的歡愉能夠盡興，不要再有任何的怨尤了。

除此之外，尚有許多意想不到困難考驗著湛甘泉一行人，例如甘泉寫〈壁虱自訟〉，將壁虱比作豺狼，可見甘泉身受其啃噬之苦，但他自我期勉「直須坐到無身處，無我無人無怨嗔。」<sup>87</sup>也發生了「夜雨迷途」，「與行李相失，誤入荒村」的困局，以及「阻雨，且石路艱險，僕夫告勞」，不得前行的難題，但甘泉始終相信「行盡源頭見真境，西湖歌鼓笑相逢」。<sup>88</sup>

不過，第二次重遊南嶽時所發生的舟行不利的突發狀況，就更顯得艱困危殆了，因為甘泉於回程行經萬安縣的時候，遇到大潦成災，連日不得舟行，他紀錄當時的情景云：

七日潦頭三丈生，維泊千艘不敢行。萬安縣城已頽跌，妻孥引手上丘陵。<sup>89</sup>

他看到的景象是縣城已遭大水沖毀，人民四散逃難，為躲避高達三丈的積水，家家戶戶、妻女老小牽手攀登上丘陵來避難。當然此時是所有的船舟都緊急使用繩索牽繫著不敢放行。暴雨致災、阻行的情況一直持續，甘泉一行人就從四月十五日一直受困到二十日，長達六天之久，水勢才稍有改善。但到了二十二日，又發

<sup>86</sup> 同前註，頁 479。

<sup>87</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岳遊紀行錄》，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下冊，卷 33，頁 1074。

<sup>88</sup> 同前註，頁 1108-1109。

<sup>89</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重遊南岳紀行錄》，參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鍾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頁 468。

生了「諸生民船乘風先行，翁船相失在後，獨宿于綿灘荒野之境，船復顛危二次」的危險情形。<sup>90</sup>二十四日，「至良口，漲大發，乃維舟。……是日絕糧，遂宿于良口。」<sup>91</sup>且此次受困，也是一連多日的，甚至到了絕糧的地步，而一般百姓更是民不聊生，甘泉作有〈良口困水三日，與劉獅泉一絕〉提到：「良口三晨同厄難，家家滅頂水連天」，<sup>92</sup>可見當時情況之慘烈。所幸，湛甘泉最終是平安無恙的。

自我賦歸來，夢不出梅關。乘雲御天風，飄飄如夢間。是夢還是真，無心神即天。太空任浮雲，烏兔閑往還。<sup>93</sup>

但上面這首〈自南岳入梅關作〉，詩句中「夢不出梅關」一語，讓人體會到甘泉對於能否順利從南嶽繞道吉安，翻過梅關，返抵廣州，不免感到憂慮，所以，夜發此夢。但在詩作中，甘泉最後仍是用太空中任浮雲徜徉，日月自然代序一派悠閒之意象盪開文中隱含的憂思之情。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到前後兩次遊歷南嶽的旅途均是多舛危疑的，正因為甲辰年（嘉靖二十三年）之遊其實是危機四伏、暗潮洶湧的，所以，丙辰年（嘉靖三十五年）的再次遊覽，在甫出發的第四天，恐遭遇到大羅山賊的緊張氛圍，便激發了甘泉對此趟旅程之不確定與危險性的深刻感受，因此，他相信如何坦然面對這些困窘與危殆，就是對他個人之修養境界的最佳考驗與試煉，是以，他才發出「晚年進步，在此一遊」這一呼告，預言著這趟旅途將帶給他預想不到的收穫，以及身心修養上最好的生命實感與體證。

從另一方面講，雖然往返衡嶽的七千里行旅過程隱伏險阻危厄與困難考驗，但是大體而言，遊觀山水中的良辰美景、悠閒逸樂，仍是令人不禁讚嘆、稱許的，湛甘泉作〈武溪峽中〉詩有言：

平生壯遊志，茲遊絕奇勝。乘此上天槎，星源恣游泳。下看南極星，仰瞻北辰近。高鳥聲不聞，幽花色自靚。<sup>94</sup>

<sup>90</sup> 同前註，頁 470。

<sup>91</sup> 同前註，頁 471。

<sup>92</sup> 同前註，頁 472。

<sup>93</sup> 同前註，頁 478-479。

<sup>94</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岳遊紀行錄》，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下

平生始終懷抱著遠遊四方的壯志，也觀覽過不少名山大川，但無庸諱言地，此次行旅觀光所見確實最為絕妙奇華，遠勝其他。在兩岸高聳的山勢中，一葉扁舟在湍流中擺盪前進，令人感到似乎可以乘著它直上星河，恣情地遊覽。是以，抬頭仰望高居天邊的北辰，居然近在咫尺，甚至可以下窺南極星宿。場景從上而下，拉回到自己身旁。因為地勢高聳參天，雖然無法聽聞高飛雀鳥的鳴叫聲，但兩岸幽美的花色正在爭妍獻媚的綻放著。

詩句中「茲遊絕奇勝」顯是從蘇軾（東坡，1037-1101）的〈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一句化來，這句話，湛甘泉在十三年後的重遊南嶽途中，也再次提及，他說：

古詩：「天送東坡過海州，平生奇絕是茲遊。」東坡不過豪飲作詩耳，安得為奇。今吾以九十一之年與諸生隨處講學，以造於聖賢之域，乃奇絕之遊也。諸子勿忽諸！<sup>95</sup>

所不同的是，此處所說的「奇絕」之處不是指山光水色，而是指同遊之人（九十一歲甘泉翁）與所造之境（隨處講學以造聖域）。總之，作為一場完美饗宴的遊觀山水活動，關涉到整體的人、事、時、地、物之各有其美好，而又恰如其分的交織、融通。而湛甘泉長期浸潤在這種生活的美感經驗中，<sup>96</sup>所以，他一再地鼓勵並提醒學生體驗這種生活的美好，例如他在甲辰年（嘉靖二十三年）踏上歸途的隔天，便寫作了〈途中有寄督學蔣道林與留山居羅、覃、宋諸子〉詩云：

內顧傳聲與道林，留居諸子快登臨。此中真境無窮在，一洞無如一洞深。<sup>97</sup>

---

冊，卷 33，頁 1072。

<sup>95</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重遊南岳紀行錄》，參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鍾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頁 416。

<sup>96</sup> 案：甘泉詩作有云：「步出衡山門，一步一回首。……朱陵即朱明，神境化已久。如何愛此山？此境殆神授。」又言：「常情一出山，便是人間世。夫我則不然，在心不在地。……苟有道心人，在凡自超詣。」[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岳遊紀行錄》，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下冊，卷 33，頁 1106。

<sup>97</sup> 同前註，頁 1107。

甘泉呼喚著仍停留在南嶽山上甘泉書院內的蔣道林等諸子，當把握尚未離開的僅存時間，趕緊登臨衡山諸峰，因為其中正有著難以窮盡的「真境」存在，而且這番賞心樂事是一層深似一層，永遠挖掘不完的。

同樣地，在《重遊南岳紀行錄》中，也記載著〈過三峽示從行四子〉一詩，曰：

迢迢過三峽自註：清遠、大廟、瀟陽，如身出人寰。間關百盤屈，一雨變春寒。好事從多魔，苦盡甘亦臻。努力造真境，見境勝聞言。<sup>98</sup>

經過一段長程的顛危，終於穿過了武溪三峽，就如同從擁擠難受的人潮中逃脫一般。雖然剛剛是處在蜿蜒迂曲的溪流之中，但就像一場春雨過後，氣溫驟降，頓時令人怡然安適一樣。所以說，古語有言：好事多磨，正表示苦盡甘來，益加甜美。因此，同遊的四位初學之士，也當自己努力地體貼，以達至此一「真境」，能親身體見，自然勝過聽聞他人的傳述分享。

## 五、「百凡以我觀」的游息之學

上面所述，在在顯示登臨山水、遊觀行旅對於甘泉而言，並非只是一種休閒適意的宴遊享樂活動，它其實是一種關乎儒者之身心修養的體認工夫，<sup>99</sup>所以，湛甘泉又有「形游、神游、天游」的區分，〈送謝子振卿游南岳序〉一文寫到：

謝子振卿將之楚，游于南岳，拜別甘泉翁於天關。翁曰：「子好游乎？吾語子游。」曰：「游有不同乎？」曰：「有形游，有神游，有天游。」曰：「何謂形游？」曰：「形游者，步趨之間。如子之之楚若干程，過清遠若干程，過連州取捷徑若干程，至茶陵訪羅子鍾，乃同子鍾、一泉若干程，謁衡山守蔡白石，謁兵憲潘石泉若干程，抵衡山又若干里，入衡嶽精舍，

<sup>98</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重遊南岳紀行錄》，參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鍾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頁416。

<sup>99</sup> 案：如甘泉〈同南雄李太守林通府冷節推謙飲登浮屠〉詩有言：「奇懷寄登眺，危塔凌青雲。舒眸碧海際，浩蕩觀無垠。游目周四野，歌嘯聲相聞。乃知非盤樂，游息至理存。」見《泉翁大全集》，卷40，頁1040。

登祝融峰以息焉。此之謂形游也。」曰：「何謂神游？」曰：「神游者，心思之間，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如子之思一泉，即是到茶陵；仰企石泉、白石，即是到衡州；懷精舍上封，即是登祝融，此之謂神游也。」曰：「請問天游之蘊。」曰：「天游者，與道同流，天地萬物同體。勿忘勿助之間，無在無不在之妙，不疾不徐，渾與道俱。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化故不滯，神故不測；無入而不自得。……此之謂天游也。」<sup>100</sup>

所謂的「形游」是實際的計算、規劃好路途行程，掌握好旅遊地點的時間與空間距離，以利順利達成遊歷活動，在預定好的時間內訪友、登山、休憩。而「神游」乃是內心之中的懷想體貼，能做到心無旁騖，一心一意的想望，則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故以謝振卿擬遊歷南嶽為例，內心專心致志地嚮往著甘泉書院、上封寺，則自然而然地順利抵達並登覽祝融峰勝景。至於「天游」，則是通過「勿忘勿助」、「無在無不在」的工夫修養，體證到渾然與萬物為一體，上下與天地之道同流，達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的「無入而不自得」之究竟境界。換言之，「形游」是世俗意義上的外出遊覽活動，有賴現實的親臨山水，而「神游」則是形未至而心已到的「神思」之遊，如前文引述過的「懷岳于今五十年，丹青形影夢中傳」，即屬此類。至於「天游」當是一種心性修養工夫的證道之旅，通過道德工夫的實踐以求臻至「自得」的生命境界，故其可不受時空、形神的羈絡，乃是最理想且高明的「遊」。<sup>101</sup>當然，在這種根本於工夫修養而遊心於道的觀點中，以湛甘泉的學問宗旨言，倘於「形遊」中能「隨處體認天理」，便能昇華到「天游」的層次與境界。<sup>102</sup>也就因此，甘泉在肯定游觀山水的意義下，特提出了「游息之學」<sup>103</sup>的

<sup>100</sup> [明]湛若水著：〈送謝子振卿游南岳序〉，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上冊，卷2，頁34。

<sup>101</sup> 案：或有學者稱甘泉言之「天游」為「子虛烏有的幻化之游」，見陳建勤：《明清旅游活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頁222。筆者是不同意的。

<sup>102</sup> 案：此處對「神游」與「天游」的詮釋，得益於論文審查人的指點與建議，特書於此，以表謝忱。

<sup>103</sup> 案：學界關於湛甘泉的「游息之學」之探討絕少，僅見郭海鷹的博士論文，他說：「所謂的游息之學，便是要在山水之間、天地文物之中使自己的精神生命得到安頓（即精神生命之休息、休憩），而與自然之道合為一體。」見氏著：《湛甘泉功夫論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2016年），頁37。筆者以為此說雖無大錯，但其中猶有待深入梳理闡發之處。

說法，他說：

古之言學者，有居學焉、有游息焉，然而居學不若游息之得於心之深也。昔者樊遲從游於舞雩之下，而聞崇德、脩慝、辨惑之指，游息之學也。游焉、息焉，樂發於山水之間，而不在於山水，何則？心會景融則樂，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sup>104</sup>

在此處，甘泉標誌出「居學」與「游息」兩種學問，同時評價游息之學的意義高過居學的效果，因為游息的活動更能引發內心深刻的體悟，他舉《論語》〈顏淵〉篇中「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卻向夫子請教「崇德、脩慝、辨惑」之道為例，說明優游動息於山水之間，就能引發心中的自然悅樂，但他同時強調此「樂」不在自然現象中山川景物的明媚動人，而是在於心領神會，情景交融，與物同流的生命體驗之中。

又值得注意的是，甘泉說明他的這套「游息之學」其實是得自陳白沙的教誨，甘泉回憶到：

甘泉子弘治丙辰則同李世卿諸子，由博羅因曾子魯、胡子學造冲虛觀，歷大小石樓，以覽黃龍諸勝。辛酉，則偕趙元默由增江塘口而入宿梅花村，以覽諸勝。方予之樂之也，石翁先生曰：「毋心有所往，情隨景遷，俗樂耳。立本空中，足其顛，如履平地，四顧灑然，尤為奇絕。」吁！此其游息之學矣乎！其聖學矣乎！<sup>105</sup>

湛甘泉在從學於白沙之後，曾多次與同門友人進行尋山訪水的遊觀活動，例如弘治九年（丙辰，時年三十一）與李承箕等人登覽黃龍山諸勝景；弘治十四年（辛酉，時年三十六）偕同趙善鳴（元默，弘治辛酉〔1501〕舉人）往遊羅浮山梅花村。或許是因為甘泉好遊忘學，所以，陳白沙在後一次的遊歷之後，特地造書一封提點甘泉「游息」之要則，此一說法後來成為甘泉終生執守的「游息之學」。上

<sup>104</sup> 〔明〕湛若水著：〈羅浮諸勝嘉會詩序〉，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上冊，卷1，頁15。

<sup>105</sup> 〔明〕湛若水著，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羅浮朱明洞創造精舍記〉，《泉翁大全集》，卷29，頁781。

文所引甘泉的轉述，在陳白沙處，原文作：

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本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顛，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為奇絕。此其人內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遊八極未足言也。承羅浮之遊甚樂，第恐心有所往，情隨境遷，則此樂亦未免俗樂耳。<sup>106</sup>

在心與物、情與境的交互關係中，雖說借景調心本無不可，但白沙警覺到弟子湛甘泉及其同門在感受名山佳水的閒適與逸樂後，恐有耽溺於山水之樂的情形，憂其有心隨物轉，情依景遷的顛倒失序之可能，因而不免陷入徒求享受外在形象之美的俗樂之中，於是，他提醒甘泉當追求「內忘其心，外忘其形」此一心境俱泯、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能達乎此，則縱使面對高數千仞的飛雲瀑流，亦無有欣羨嚮往之意，因為已曉然明白自己立足於瓊絕的山巔之上，實不亞於此山之高；復因雖身處高空，而足下實有本根、本源，能如履平地。故可環顧四方，脫然獨立。此方為至奇至絕之境，而真有可樂者也。

換言之，白沙所認可的山水之樂，乃是「心會景融」之樂，而甘泉對此，是有所體會與掌握的，請看甘泉在九十歲之際寫就的〈羅浮遊學記〉，文中有云：

嘉靖乙卯春正月十有七日，甘泉翁於時九十矣，與郭子平川子、叔輝鍾子、勉衷霍子、王子得四、黃于梧、族孫汝潮，既定羅浮之舟，泉翁遽然語曰：「諸子好遊乎？吾語子遊。」曰：「遊何如？」曰：「遊焉、息焉，莫非學也。」乃啟天關之扃，度東關之梁，發太平之洲，賓日而東，逆潮而行。情與景融，興發于中。客有歌者曰：「桂漿兮蘭舟，擊空明兮中流。」翁曰：「小子聽之，宜學流之中矣。」徘徊乎獵德之涯，曰：「諸子識之，其學自獵、自德乎！非由外獵獲也。」<sup>107</sup>

這段文獻最有意思的是甘泉在指點門人弟子「遊焉、息焉，莫非學也」之後，接

<sup>106</sup> 〔明〕陳獻章撰，黎業明編校：〈與湛民澤·四〉，《陳獻章全集》，卷2，頁251。

<sup>107</sup> 〔明〕湛若水著：〈羅浮遊學記〉，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上冊，卷6，頁127。

著便是就具體的情景境況說明何謂「游息之學」。即此學之要點在於心與境的冥合無二，是以，上文說道「情與景融，興發于中」，此語的前一句正符應於白沙對甘泉「內外兩忘」、情景交融乃得山水之至樂的教導，但後一句——「興發于中」，則有越出白沙之教以外的義理內涵，且後面兩個事例的提點，更是針對這句話而發的，亦即當同遊之賓客歌詠出「桂槳兮蘭舟，擊空明兮中流」，甘泉便立刻提醒學生當注意此「流之中」；又當徘徊留連於名為「獵德」之水濱時，甘泉也要學生注意此德之獲，非由外來，而是興發於個人內心之中的「自獵、自德」。這也就表示，甘泉雖然再三地強調「先師有遺訓，歷歷猶在耳」，<sup>108</sup>但是他對於白沙的教誨，其實有他個人獨特觀點的解讀與引伸發揮，這點差異，就是他將白沙的反面的告誡——「恐心有所往，情隨境遷」，轉化為正面、積極的表述，因而提出「以我觀山」的論點，他在〈遊南岳記〉中寫到：

甘泉子謂三子曰：若知遊乎？吾語子遊。聞之師石翁曰：「心有所往，情隨景遷，俗樂也」，以言乎心之不可逐物也。予繼之指曰：「千峰踏遍還知我」，以言乎以我觀山也。能知以我觀山，而不逐景者，斯可與遊矣。<sup>109</sup>

甘泉對白沙教誨的解讀，著重在防範心受外物牽引，因而隨景生情的誘導作用，所以，他歸結白沙之語為「心不可逐物」，意謂作為主體性的「心」不當競逐、追隨於作為客體、對象的外物，而導致主客易位。反之，甘泉在〈贈別元默弟還龍江〉<sup>110</sup>詩中有「千峰踏遍還知我，百鍊歸來且閉門」的詩句，他認為前一句「千峰踏遍還知我」正是他承繼其師白沙之說而來的體認，即所謂走遍千山萬壑，不為其他，恰只為了喚醒自我，感悟能遍覽、諦觀山水全景的主體——「我」，是以，甘泉將此說法統括為「以我觀山」。由此可見甘泉接納其師白沙提出慎防「主客易位」的勸勉，進而強化觀覽之主體——「我」之地位的突顯。

<sup>108</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到山吟〉，《重遊南岳紀行錄》，參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鍾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頁425。

<sup>109</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遊南岳記〉，《岳遊紀行錄》，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下冊，卷33，頁1081。

<sup>110</sup> [明]湛若水著，鍾彩鈞、游騰達點校：〈贈別元默弟還龍江〉，《泉翁大全集》，卷51，頁1262。



再進一步言之，甘泉說：「以我觀者，立我以觀也」，<sup>111</sup>則其所提出的登臨山水之「游息之學」的方法要訣，稍有別於陳白沙的心境俱泯、超然物外，而重在防止內在情緒受外在景物之牽引、左右，故云「立我以觀」，<sup>112</sup>也就是確立自我的主體性，由「我」出發，即於事物的本然樣貌而諦觀「物我交融」下的物真與本我。但這個「我」並不只是主體感官知覺的統攝者，就甘泉而言，此「我」更是其「大心說」<sup>113</sup>下，能包括萬有，通貫萬化之「萬物皆備於我」的「大我」。<sup>114</sup>在〈遊南岳記〉的文末，甘泉有如下的師生問答：

諸生曰：「此山景勝則既領略矣。昔也聞之先生稱白沙師翁所謂『心有所往，情隨景遷』，而先生又有所謂『知我』，所謂『以我觀山』者，何居？」曰：「萬物莫非我也。隨景而遷，則失我矣。」曰：「見山之棲鶻鳴鳥乎！則何如？」曰：「此吾性之飛者也。」曰：「見澗之遊魚躍淵乎！則何如？」曰：「此吾性之潛者也。」曰：「見山之猿猴麋鹿之狃狃乎！則何如？」曰：「此吾性之動者也。」曰：「見山之草木發生之欣欣乎！」曰：「此吾性之植者也。吾性之外無別飛、潛、動、植也，莫非我也。故以我而觀，處處為益；以我隨景，則卷石拱木之類，無非喪志之物矣，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諸子曰：「吾從遊山而得遊山之學，敬聞命矣。」<sup>115</sup>

「萬物莫非我也」，在這個前提下，山中之飛鳥、澗中之游魚、林中之猿與鹿，乃至非動物之屬，諸如山林中欣欣向榮、生機盎然的花草樹木等等，無非是吾人包

<sup>111</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鶴橋詩〉，《岳遊紀行錄》，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下冊，卷 33，頁 1079。

<sup>112</sup> 案：在《重遊南岳紀行錄》中，甘泉引述白沙之言，並解釋說：「言不可失己，當以我觀也。」參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鍾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頁 432。

<sup>113</sup> 案：湛甘泉的「大心說」，主要見於其所著〈心性圖說〉，該文言：「性者，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宇宙，其氣同也；心也者，體天地萬物而不遺者也。」又說：「心也者，包乎天地萬物之外，而貫乎天地萬物之中者也。」見《泉翁大全集》，卷 32，頁 838。

<sup>114</sup> 案：關於「大心說」的研究，參考鍾彩鈞：〈湛甘泉哲學思想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9 期（2001 年 9 月），頁 379-387。喬清舉：《湛若水哲學思想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頁 44-46。王文娟：《湛若水哲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2 年），頁 101-116。

<sup>115</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遊南岳記〉，《岳遊紀行錄》，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下冊，卷 33，頁 1087。

貫萬有之內在心性的飛、潛、動、植之開顯與朗現。

又文末「以我而觀，處處為益；以我隨景，則卷石拱木之類，無非喪志之物矣」，此語是化自朱熹引黃庭堅（山谷，1045-1105）「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一語為讀書要法而來，<sup>116</sup>而甘泉甚喜此說，在其著作中不乏徵引稱述的例子，<sup>117</sup>他甚至說：「以我觀物，則物物有益；以物遷我，則物物喪志。故我立而後可以觀物。欲立我者，存其心，體認天理是也。」<sup>118</sup>由此復可知「以我觀山」一語的創立源頭，猶有甚者，該觀點不僅離不開「大心說」，也與湛甘泉學說的核心宗旨——「隨處體認天理」亦脫不了干係。請再看以下詩篇：

趣程訪先賢，迤邐尋福山。靈境愜素心，悅疑夢寐間。奇秀萬交目，吾心一以閒。問心何以閒？萬有性不存。所性如兼存，萬物同渾然。一石礪心確，一花應心妍。有鳥對關關，有泉同涓涓。風雲恒變化，我心自存存。為語山中人，詣道以我觀。<sup>119</sup>

在上述對「以我觀山」的詮解下，這首詩作便饒富意味了。甘泉向婺源福山書堂的學子們分享他在前來的路上，途中所見靈境中的之奇秀妙景，令他頓生恍如夢寐之感，但是縱使有萬象之爭妍鬥豔，交目競陳，但是甘泉始終持守著一份閒適的心緒款曲，而絲毫不隨景遷移，與物婉轉。何以能如此？因為他明白作為萬化顯現之根源的大本性分不是獨立於「我」之外的存在，相反地，為我所有的天道性命，其實是遍在於一切萬有之中的，因此，可謂萬物同我渾然為一，物與我無隔無分，景與情聲息與共、交融不二。所以，一石之堅、一花之妍，無非是我心之堅貞與光采；山中之鳥鳴、泉水之潺湲，我心亦可與之同關關與涓涓。不過，

<sup>116</sup>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10，頁169。

<sup>117</sup> 案：如湛甘泉〈大科堂訓〉：「以我觀書，方能心與書合一。」參《泉翁大全集》，卷5，頁105；〈新泉問辯錄〉：「謂句句字字理會，恐又滯也，若謂勿忘勿助之間，以我觀書，則庶乎兩得矣」，卷70，頁1712；又如〈洪子問疑錄〉，卷78，頁1951。又湛甘泉：〈答問〉，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卷25，頁666；〈答問〉，卷26，頁693。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鍾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頁3、147、152、219等處皆可見。

<sup>118</sup> [明]湛若水著，鍾彩鈞、游騰達點校：〈問疑錄〉，《泉翁大全集》，卷75，頁1883。

<sup>119</sup> 同前註，〈至福山書堂示諸學子詩〉，卷44，頁1138。

甘泉最後還是要提醒學者，山水風雲等自然景象恆常處於遷變流轉之中，吾人之心性雖可與之交映互動，融通共感，但作為主體的「我（心）」必須能先有所挺立，屹立不搖，存存不已，這乃是「以我觀山」而得睹天道的首要原則。

與此詩相呼應，甘泉在岳遊途中，也作有〈武溪道中吟〉兩首，其中一首云：

朝發芙蓉館，遵行曲江曲。亂河過武溪，道流戒欲速。山川鬱綢繆，糾紛亂心目。百凡以我觀，觀生意自足。<sup>120</sup>

從「山川鬱綢繆，糾紛亂心目」一句，可以看到外在的山水勝景確實令人感到美不勝收，甚至眼花撩亂，但是甘泉還是提醒我們要建基於「立我以觀」的根本上，方能在「心會景融」的精神層次中，體貼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而知曉這一切同時也是吾人心性的開顯與朗現。否則，「以我隨景」而遷，與物之枯榮而哀喜，則縱使是良辰美景，好山佳水亦無非喪志之物罷了。

在這個意義上，筆者以為湛甘泉提出的「以我觀山」之說法，正可與宋儒的「觀物」說相互比觀，而見其獨特性，蓋從周敦頤（濂溪，1017-1073）的窗前草不除、張載（橫渠，1020-1077）的喜聽驢鳴，到程顥（明道，1032-1085）的「萬物之生意最可觀」<sup>121</sup>等，都是要去體察、領會生生不已的「天道」，但是甘泉則會說天道的生生不已，其實就是吾人之心性的純亦不已，兩者是合拍同流的。再者，邵雍（康節，1011-1077）更有「以物觀物」之說，強調「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sup>122</sup>主張在靜的狀態下，回到原初萬物「自得」的狀態，讓作為「道」之顯象的「物」得以自顯自彰。<sup>123</sup>此則與甘泉言「立我以觀」，有一重主體「心」，一著重客體「物」的差別。<sup>124</sup>

<sup>120</sup>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武溪道中吟〉，《岳遊紀行錄》，鍾彩鈞、游騰達點校：《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下冊，卷33，頁1071。

<sup>121</sup> [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河南程氏遺書》，《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11，頁120。

<sup>122</sup> [宋]邵雍著，郭彧、于天寶點校：《觀物外篇·下》，《皇極經世》，卷12，收入《邵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1218。

<sup>123</sup> 楊儒賓：〈喚醒物學——北宋理學的另一面〉，《漢學研究》第35卷第2期（2017年6月），頁85-89。

<sup>124</sup> 案：劉苑如編：《遊觀——作為身體技藝的中古文學與宗教》（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9

## 六、結語

綜上所述，明代中葉的儒者湛甘泉在其致仕後，兩度遊歷南嶽衡山，分別是在嘉靖二十三年（甲辰〔1544〕）與三十五年（丙辰〔1556〕），甘泉時年七十九歲與九十一歲的時候，並留下兩部詳實的遊覽日誌——《岳遊紀行錄》與《重遊南岳紀行錄》。

本文通過針對這兩部《紀行錄》的研討，釐析湛甘泉兩次往來廣州與衡嶽的旅途經過，一方面，掘發其不辭千里之遙，以耄耋之齡造訪衡山的真正目的乃在實現乃師陳白沙先生終生未能登覽衡山之遺願，也了卻自己從學師門數十年來的想望，所以，在首次抵達衡山後，便興建起書院與白沙祠堂；而在十餘年後，視察白沙祠的存廢，更是引發他第二次奔赴衡山的主要動機。

另一方面，則是探討在後一次的遊覽記載中，甘泉發出「晚年進步，在此一遊」的慨歎之原因。本文透過考察當時發言情境，以及整理甘泉這兩回長時段壯遊體驗中的險厄遭遇，指出其所謂的「晚年進步」乃是對此次遊觀活動將有助於提升自我修養境界的一種呼告，而非意指哲學性的思想飛躍，因為這種遠遊活動本身就充滿著不確定性與基於往昔經驗下可預期的困難險阻，例如險灘泛舟、夜雨迷途、阻潦絕糧等等。

最後，從肯定悠遊於山水之間為宋明儒者身心修養工夫的一環入手，探討甘泉對登臨山水之法——「游道」的獨到見解，即他本於白沙「心有所往，而情隨景遷，未免俗樂也」的告誡，進一步提出一套「以我觀山」的「游息之學」，意即由「我」出發，繼之即於事物的本然樣貌而諦觀「物我交融」下的物真與本我，在這個意義下的「我」是能包括萬有，通貫萬化之「萬物皆備於我」的「大我」，而所觀之「山」（可泛指一切萬化與自然景物），無非就是吾人包貫萬有之內在心性之開顯與朗現。

除此之外，附帶值得提出的是甘泉的兩部《紀行錄》之作，幾乎是採用詩歌的形式，記錄其遊歷之所觀、所得，故本文的寫作與分析亦多徵引其詩作來進行

---

年）一書中，特別突出「外遊」與「內觀」的概念，即從觀覽外景，到觀照內景，進而達到主客合一，內外交融的「遊觀相冥」境界，頁 11-12、21、246、261-270。筆者以為在某個意義上說，湛甘泉的「立我以觀」，稱外在景物之變化無非吾性之飛、潛、動、植，具有對自我的內在體認之「內觀」特點，但就其「游息之學」乃是在「情與景融」下，求得「心會景融」之至樂而言，則是以「遊觀相冥」的境界為歸趣之處。

闡釋及說明，據此或可看到思想史的研究，不僅可借助研究對象與時人的魚雁往返以及議論性的說理文章，當有必要時，詩詞歌賦亦不妨可作為取證的研究材料。<sup>125</sup>再者，明清士宦商賈乃至百姓大眾的旅遊風尚，在史學與文學的研究方面，業已成果斐然，但在理學史、儒家哲人的考察研究、挖掘探討方面，則猶存大片的留白空間。是以本文之作，希望能就這兩方面提供一點拋磚引玉之效。

---

<sup>125</sup> 案：例如邵雍、朱子、陳白沙、王陽明等人的詩作，已有取之作為學術思想史之論據的研究成果，晚近鍾彩鈞更以明儒吳與弼（字子傳，號康齋，1392-1469）為例，指出：「詩（以及格言）的方法是進入理學義理的一個門徑」，其特點在於「感興而非說理」，故其佳處能「寫出事物的本相」，顯示對義理的玩味以及生命理境的體會；但此方法的限制——無助於展開義理，境界容易虛而不實，也是要留意的。見氏著：《明代程朱理學的演變》（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8年），頁102-106。

## 徵引書目

### 〔傳統文獻〕

- 〔宋〕邵雍著，郭彧、于天寶點校：《邵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 〔宋〕程顥、程頤著，王孝魚點校：《二程集》，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 〔元〕朱思本繪，〔明〕羅洪先增纂：《廣輿圖》，收入王自強編：《明代輿圖綜錄》第3冊，北京：星球地圖出版社，2007年，嘉慶四年重刊本。
- 〔明〕陳獻章撰，黎業明編校：《陳獻章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 〔明〕李承箕：《大崖李先生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43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1997年，正德五年刻本。
- 〔明〕湛若水著，周榮朱記：《甘泉先生岳遊紀行錄》，收入《廣州大典》第34輯，第22冊，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嘉靖二十四年一泉書堂刻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 ：《重遊南岳紀行錄》，收入《廣州大典》，廣州：廣州出版社，2015年，第34輯，第22冊，嘉靖三十五年刻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 〔明〕湛若水著，鍾彩鈞、游騰達點校：《泉翁大全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7年。
- ：《甘泉先生續編大全》上、下冊，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7年。
- 〔明〕湛若水著，游騰達、王文娟點校，鍾彩鈞審訂：《甘泉先生續編大全·補編》，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8年。
- 〔明〕鄒守益著，董平編校整理：《鄒守益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
- 〔明〕蔣信：《蔣道林先生文粹》，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9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1997年，萬曆四年刻本。
- 〔明〕鄧雲霄編：《衡岳志》，收入《中國名山志》第4、5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05年，明刻本。

〔清〕高自位重編：《南嶽志》，收入《中華山水志叢刊》第30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

〔清〕德貴纂，鐘光序續修：《衡山縣志》，乾隆三十九年續刻本。

〔清〕王開璋等著，鄧洪波輯校：《張栻年譜》，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年。

〔清〕范邦甸：《天一閣書目》，嘉慶文選樓刻本，卷4，現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 〔近人論著〕

王文娟：《湛若水哲學思想研究》，成都：巴蜀書社，2012年。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王陽明年譜長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巫仁恕、狄雅斯（Imma Di Biase）：《游道：明清旅遊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0年。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新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9年。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8年。

陳建勤：《明清旅遊活動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

郭海鷹：《湛甘泉功夫論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論文，2016年。

游騰達：《湛甘泉哲學思想的發展與完成》，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博士論文，2012年。

喬清舉：《湛若水哲學思想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

傅立萃：〈謝時臣的名勝四景圖——兼談明代中期的壯遊〉，《美術史研究》1997年第4期，頁185-213。

楊正泰：《明代驛站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楊儒賓：〈生生的自然觀——體現的觀點〉，鄭毓瑜主編：《中國文學研究的新趨向：自然、審美與比較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年。

——：〈喚醒物學——北宋理學的另一面〉，《漢學研究》第35卷第2期，2017年6月，頁57-94。

趙文會：《《明儒學案》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8年。

蔣義斌：〈山水的空靈與仁智〉，《宋儒與佛教》，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7年。

黎業明：《湛若水年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明儒思想與文獻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年。

鍾彩鈞：〈湛甘泉哲學思想研究〉，《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9期，2001年9月，頁345-406。

——：《明代程朱理學的演變》，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8年。

劉苑如編：《遊觀——作為身體技藝的中古文學與宗教》，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9年。



Travel, Sightseeing and Remembranc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idden  
Meanings within Zhan Ruoshui's *Travel  
Notes on the Journeys to the Southern  
Mountain*

Yu, Teng-Ta\*

[Abstract]

After his retirement, Zhan Ruoshui who was a Confucian scholar of the mid-Ming Dynasty, made two journeys to mount Heng in the Southern Mountain. These two journeys were made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Jiajing emperor, first in 1544 and then again in 1556, for which he left behind detailed records known respectively as *Travel Notes on the Journey to the Southern Mountain* and *Travel Notes on the Return to the Southern Mountain*. Studying these two books allows us to discover the sights he saw and the experiences he had while traveling, and can also be seen as an expression of self-cultivation during his twilight years. Moreover, Zhan Ruoshui's network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s demonstrated through the reception he received by officials, students and old friends alike during his journeys. The reason why he was so determined to undertake the two journeys to mount Heng was his desire to fulfil the last wish of his late teacher Chen Xianzhang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an academy and an ancestral temple in his name. Thus, these records also allow us to understand the inner workings of how this academy was run. Additionally, the events recorded in these two volumes are for the most part written using the medium of poetry, as using poetry to express thoughts and feelings was a tradition amongst literati in the past.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paper is an attempt to use the poetic expression both to demonstrate a traditional habit and to explore the reasoning of arguments.

---

\* Assistant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inophone Studi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Keywords** : Zhan Ruoshui, travel notes, Mount Heng, the knowledge of self-cultivation travel